

关于对 Sovereign Grace Churches 指控的回应

在过去的几天里，Rachael Denhollander 曾两次提出指控——第一次是在 Christian Today 的采访中，然后在脸书的个人页面里——涉及 Sovereign Grace Churches (SGC) 和它对性侵害案件的处理。过去几年中，我们定期向一些真诚前来询问的人分享这些控告的详情，他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们公开的声明中，我们不愿意分享很多关于这些控告的细节。我们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隐藏事实，而是希望用谨慎的表达来保护那些牵扯其中的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鉴于最近的指控，我们认为当下更具体的回应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此所分享的细节，能有助于澄清现存对 Sovereign Grace、对我们教会和牧师的质疑和误解。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觉得必须对近期公众评论和相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解释。就如我们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针对 CT 采访的回应里说的，我们为 Rachael 站出来指证 Larry Nassar 的勇气而感恩。作为牧师和教会的领袖，我们赞扬此举，并与 Rachael 一样高度关怀性侵受害者。话虽如此，Rachael 和其他人基于虚假指控，在对 SGC 过去的历史及事实没有直接了解的情况下，就公开宣布 SGC 及其牧师们在性侵害和性侵案件的共谋上有罪，大大地损害了无辜牧师和教会的名誉以及他们的福音事工。尤其是将 SGC 和那起情节可怕、广为流传的性侵害（它的真相已经被公开证实）做类比是不负责任的。SGC 的牧师和领袖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的教会是由敬畏上帝的牧者们带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将来我们的事工会面对上帝交账这一事实（希伯来书 13: 17），更不断地意识到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绝对真理上。

对所有基督徒来说，真相都至关重要，没有知识的热心会导致错谬和纷争。Rachael 呼吁对 SGC 进行一次“公正、独立”的调查，并由原本应该中立的 GRACE 机构来完成。然而 GRACE 的领袖 Boz Tchividjian 曾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对 SGC 的案件已有预判。他公开控诉 SGC 的动机，就如其他控告一样，他还公开指责那些对 SGC 表达支持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其领袖已经公开下结论、并利用他的平台试图影响案件舆论的机构，是几乎不可能做出中立诚信的调查的。

两间教会被指控有错误行为，除了警方多方面的调查，其中一间教会对外委托机构对其涉及的这些事进行独立调查。由于这间教会已经不再属于 SGC，我们无法获取这份独立报

告。但这间教会的一位牧师曾公开说明一些调查的结论，我们会在后面提到这一部分结论。

不论对一个显然是正义的目标拥有多大的热情，没有任何一个堕落的人能够掌握绝对的道德权威。信徒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便彼此公开定罪，既不利于性侵受害者，也不利于基督的名。

现在，我们来看这些事实。我们提供这些细节，是希望实质地解释对 SGC 的指控，并对近年来一些人提出的错误叙述进行阐明。

在 2012 年一起民事诉讼案中，SGC 及我们的一些牧师被控告协助掩盖性侵害的情况。诉讼在 2014 年被驳回以后，我们发表了这份[声明](#)，否定诉讼中的指控，并为我们牧师的正直辩护。在这里，我们将针对许多人曾表达过的主要问题和疑虑，以及一些人对这些事的误解进行解释。

很多人的印象是，性侵害在 Sovereign Grace 教会中广泛存在。这不是事实。

2012 年针对 Sovereign Grace 的诉讼，控告涉及两间教会多年前发生的性侵害。没有其他 Sovereign Grace 的教会在诉讼中被提及。虽然一起性侵害就足以令人痛心，但把性侵害描述成在 Sovereign Grace 教会中广泛存在，是完全错误的。悲哀的是，这种可怕的罪在我们的文化里却并不罕见。我们看到牧师和教会成员被这种错误印象污蔑，很是悲伤。

有些人以为牧师们也参与了性侵害。这是不实的指控。回顾我们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 Sovereign Grace 的牧师曾经犯有性侵罪，更别说被起诉或被定罪。在上述的民事诉讼里，两位牧师所涉及到的指控是一些之前从未被报告过的性侵害。这些指控经警方和教会调查，无一被证实，也没有刑事起诉被提出。这些牧师立即公开否定这些指控，我们坚信这些指控是错误的。

有些人指控 Sovereign Grace 协助掩盖儿童性侵害案件。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指控。一些民事诉讼相关的细节如下：

- 这不是一个由官方起诉、针对性侵者们的刑事审讯，而是一个针对牧师和教会、寻求经济损失赔偿的民事诉讼，和过去对性侵害事件的处理有关。
- 诉讼是 11 名原告起诉牧师、两间教会，和 Sovereign Grace。

- 在 11 位原告中，5 位原告所起诉的涉及性侵害的案件已经在几年前上报过，并由警方处理。
- 另五位原告所指控的性侵案，据称是发生在几年以前。这些控告的内容十分轰动，但不论是在执法部门还是在教会的调查中，都从未被证实。这些调查最终都没有导致刑事罪名的起诉。我们深信这些控告是虚假的。
- 最后一位原告声称受到 Nathaniel Morales 的性侵。Nathaniel Morales 是现在已被判刑的恋童癖者，他在民事诉讼之前就因其他受害者的举报而被警方逮捕。下面我们会对他的案件做更多的说明。
- 总而言之，尽我们所知道的，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有关且被确认的性侵案件（Morales）中，只有一起是事发几年后才被报告的。
- 至于对共谋的控告，仅仅只是想法就足以让人不可接受。此外，在民事诉讼中被指名的一间教会，它的一位牧师在 2016 年公开声明，对儿童性侵事件勾结包庇的指控进行回应：“我们从一开始就否认那些罪名和指控。不仅如此，我们还雇用了一位独立调查员查看那些控告。调查员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共谋或阻挠曾经发生。”的确，若我们曾察觉到任何隐藏性侵，或保护性侵者的企图，我们就会立即报告给警方。

据说，针对 Sovereign Grace 的诉讼之所以被驳回是因为一个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这句话大体上正确，但却具有误导性。需要重申的是，诉讼的细节很重要。

- 民事诉讼在 2014 年 9 月被驳回，主要（但不仅仅是）因为诉讼时效已满。
- 即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期限并不保护犯罪的性侵者或包庇的共谋者。如果执法部门发现对 SGC 牧师们性侵或共谋的指控属实，这些人会受到刑事公诉，不再考虑民事诉讼。没有性侵者或共谋者会因为诉讼的驳回而逃掉司法制裁。
- 诉讼时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还是一项具有保护性的法律规定——保护当事人免于受距事实多年后所伪造的指控而被定罪。我们相信它在这次民事诉讼的情况中反应了这条法律的保护精神，即使这意味着控告的是非曲直在诉讼的情境中没有被充分地裁决。那些控告之前一直没有被提出，也没有确证。

- 再一次说明，上述的诉讼寻求的是因指控勾结包庇性侵而产生的经济损失的赔偿，并不包含刑事指控。正如上文中所记，其中一间在诉讼中被指名的教会进行了独立调查，我们在这里重复他们一位牧师所做的公开摘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否认那些罪名和指控。不仅如此，我们还雇用了一位独立调查员查看那些控告。调查员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共谋或阻挠曾经发生。”

有人把 SGC 经历的性侵描述成一个“丑闻”，并将它与现代性侵丑闻中的可怕案件作比较。这种描述是既不了解情况、又不负责任的，并且严重损害了无辜教会和牧师的名誉。同时，它也是错误的比较。这些问题的根结在于一个已被判刑的恋童癖者的案件——在大约 30 年前，Nathaniel Morales 作为我们其中一间教会的会友，对受害者进行性侵。他的案件细节重述起来令人痛苦，但这些详情与一些人对 SGC 的错误印象相关。

- Morales 的性侵事件发生在 1980 年代，他当时在一间 Sovereign Grace 的教会里聚会。Morales 从来不是 Sovereign Grace 教会中的牧师或工作人员。
- 根据法庭证词，在 1992 年，一位牧师和其中一位受害者（彼时已是成年人）的家长当面和 Morales 对质。Morales 否认控告，随即离开教会，并逃离该地区。
- 作为教会独立调查的结果，一位牧师在 2016 年公开如下的报告：“只有两起事件被不同的牧师得知。一位家庭成员找到一位牧师，在此情境下他们和 Nate Morales 开始有互动。这位牧师后续随访这位家庭成员，询问是否要进一步处理此事——即‘你是否愿意报警？’。这位家庭成员回答说：不，他不愿意。另一起事件中，一位牧师没有得到直接的细节信息，而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信息，受害者在事发很多很多年后才谈论的这些细节。”
- 尽管这些牧师关怀的心意是好的（法律没有要求他们必须报告这些事件），事后可以清楚地看见，当时的判断有重大失误。不论当时情境如何，或受害者不愿意，性侵事件都应该被报告。
- 最后，很重要的是：尽管这些事件让人痛心，但把它与当今性侵丑闻做比较，完全是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我们再次声明：没有牧师涉及性侵，也没有人故意隐藏事实或包庇性侵事件。

Sovereign Grace 被指控经由一项“不报告性侵的政策”来保护性侵者。这不是事实。在这里，我们需要仔细做一些区分：

- 在诉讼所涵盖的时间段里，SGC 作为一个机构，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份正式规范的指引，自然也没有“不报告”的政策。现在看来令人遗憾，但正如过去几十年来很多机构和教会一样，SGC 和它的教会缺乏规范性的政策来针对这些情况做适当的指导。
- 除了缺乏一份正式的政策，我们留意到，从 1980 年代开始直到现今，我们教会中的性侵事件都向警方报告，包括民事诉讼中所提及的事件。这不是说我们的牧师在过去处理每个情况的方式会与他们今天处理的方式相同（例如，上面提到的 Morales 家的情况）。在过去 30 多年来，我们的教会（当时接近 100 家）尽力去关怀和保护它的会友——我们确保当局的参与、履行相关的法律责任、并在困难的处境下寻求专业法律顾问的帮助。
- 至于对受害者的关怀，我们愿意承认我们在过去 30 多年间学到了很多。虽然这样的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我们有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些“不好”绝不是恶意的。回顾从前，我们为此感到遗憾，多希望我们之前能做的更好。
- 我们很努力在改进，特别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多希望这些进步发生得更早一些——我们为我们的牧师们加强有关性侵的知识、提升警觉，还有如何关怀受害者的能力。同时，Sovereign Grace 免费提供给它的教会全面的安全系统。这套系统是由一间致力于预防性侵害的前沿机构 MinistrySafe 设计的。我们对每一位牧师强调向警方报告性侵指控、优先关怀受害者的必要性。我们尽力达到每间教会都向往的目标：为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全体会友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有些人控告 C.J. Mahaney 参与保护性侵者，并创造了一种使性侵得以持续的“文化”。这两个指控都是错误的。考虑到在过去几年里针对 C.J. 的攻击持续不断，我们认为做出如下说明十分重要。

- 作为那些已经认识 C.J. 并同他同工几十年的人，仅仅是性侵害的概念就足以令他憎恶，这也确实是任何一个敬畏上帝、热爱福音的人所共同憎恶的。就如许多拥有共同异象的牧师们一样，C.J. 的生命和事工见证着一个人对他救主的热情，对他家庭的付出，和数十年来对福音事业的忠心服侍。人们诽谤 C.J.，并以最恶毒的情况来

想像他，尤其还有人认为是 C.J.的缘故才导致性侵案件的持续，这令我们十分悲伤。

- C.J. 对 1990 年代听说过 Morales 的罪行这件事完全没有记忆。他已经诚实地说明，如果当时是他接到报告，他很可能也会像那位协助处理的牧师一样，听从那位成年受害者和他父母的决定。他还强调，现今我们对儿童捕猎者及性侵害的特点有更多的了解，他将绝不会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
- 至于那些对“教会文化”的控告，这更是一种远离真相的想法。在上帝的恩典之下，C.J.所促进建造的，是一个热爱福音、荣耀基督、追求圣洁的教会文化。他带领的教会虽不是完美的教会，却是一个忠信的、健康的、多结果子的教会。指控 C.J.和牧师们在当时创造了一种能引发性侵、允许性侵者的文化，这不单单是错误的，更是荒谬的。

在过去的六年间，SGC 在艰难的情况下处理这些针对我们和牧师们的指控。在事发几十年后，讨论这些涉及痛苦情景的复杂细节十分困难。并且在回应性侵受害者虚假指控的时候，我们很难不表现出防卫性，更糟的是，很难不显得对性侵受害者缺乏同情。这份声明的细节背后是真实的受害者，他们的人生已经受了伤害。对于在 Sovereign Grace 以外的受害者来说，哪怕只是听到这些细节就能勾起痛苦的回忆，更能想象到他们的愤慨。这令我们省思，并且，就如每个追求荣耀基督的教会和宗派一样，SGC 致力于追求用最高的标准来保护我们的会友，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

然而，这些对 SGC 和它的牧师们的公开指控迫使这份更详细的回应成为必需。某份已经发表的关于 Sovereign Grace 的叙述，它即不属实也不公正，并且损害着牧师、教会成员，最终损害的是基督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些详细的说明能有助于修正那份叙述。我们相信一部分人读完这份文件将会受到安慰或被说服；我们明白有些人不会有同样的看法。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真诚地作出了努力，我们也期盼，这次的回应能成为最后一次公开对这些指控的细节作评论的回应。

Sovereign Grace 教会的会友们，我们为你们对基督的爱、对牧师们的信任、以及对当地教会的忠心而感恩。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们，我们希望你们能看到，就像你们自己的教会一样，Sovereign Grace 是由一群有瑕疵、但却被主赦免的罪人组成，他们追求荣耀主，并且力图看见福音在这世界被传扬。对于每一位在读这份声明的人，希望你们都能了解，SGC、它的牧师们、会友们，和你们一样恨恶性侵的罪，并和你们并肩投入于保护身边的人，让更多人免于被这种罪恶伤害。

Sovereign Grace Churches 领导团队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關於對 Sovereign Grace Churches 指控的回應

在過去的幾天裡，Rachael Denhollander 曾兩次提出指控——第一次是在 Christian Today 的採訪中，然後在臉書的個人頁面裡——涉及 Sovereign Grace Churches (SGC) 和它對性侵害案件的處理。過去幾年中，我們定期向一些真誠前來詢問的人分享這些控告的詳情，他們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們公開的聲明中，我們不願意分享很多關於這些控告的細節。我們這樣做的目的絕不是為了隱藏事實，而是希望用謹慎的表達來保護那些牽扯其中的人——首當其衝的就是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屬。鑒於最近的指控，我們認為當下更具體的回應很重要。希望我們在此所分享的細節，能有助於澄清現存對 Sovereign Grace、對我們教會和牧師的質疑和誤解。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覺得必須對近期公眾評論和相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做出解釋。就如我們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針對 CT 採訪的回應裡說的，我們為 Rachael 站出來指證 Larry Nassar 的勇氣而感恩。作為牧師和教會的領袖，我們贊揚此舉，並與 Rachael 一樣高度關懷性侵受害者。話雖如此，Rachael 和其他人基於虛假指控，在對 SGC 過去的歷史及事實沒有直接了解的情況下，就公開宣佈 SGC 及其牧師們在性侵害和性侵案件的共謀上有罪，大大地損害了無辜牧師和教會的名譽以及他們的福音事工。尤其是將 SGC 和那起情節可怕、廣為流傳的性侵害（它的真相已經被公開證實）做類比是不負責任的。SGC 的牧師和領袖們是耶穌基督的信徒，我們的教會是由敬畏上帝的牧者們帶領，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將來我們的事工會面對上帝交賬這一事實（希伯來書 13: 17），更不斷地意識到我們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上帝話語的絕對真理上。

對**所有**基督徒來說，真相都至關重要，沒有知識的熱心會導致錯謬和紛爭。Rachael 呼籲對 SGC 進行一次“公正、獨立”的調查，並由原本應該中立的 GRACE 機構來完成。然而 GRACE 的領袖 Boz Tchividjian 曾在多種場合公開表示對 SGC 的案件已有預判。他公開控訴 SGC 的動機，就如其他控告一樣，他還公開指責那些對 SGC 表達支持的人。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其領袖已經公開下結論、並利用他的平臺試圖影響案件輿論的機構，是幾乎不可能做出中立誠信的調查的。

兩間教會被指控有錯誤行為，除了警方多方面的調查，其中一間教會對外委托機構對其涉及的這些事進行獨立調查。由於這間教會已經不再屬於 SGC，我們無法獲取這份獨立報告。但這間教會的一位牧師曾公開說明一些調查的結論，我們會在後面提到這一部分結論。

不論對一個顯然是正義的目標擁有多大的熱情，沒有任何一個墮落的人能夠掌握絕對的道德權威。信徒在沒有事實的情況下，便彼此公開定罪，既不利於性侵受害者，也不利於基督的名。

現在，我們來看這些事實。我們提供這些細節，是希望實質地解釋對 SGC 的指控，並對近年來一些人提出的錯誤敘述進行闡明。

在 2012 年一起民事訴訟案中，SGC 及我們的一些牧師被控告協助掩蓋性侵害的情況。訴訟在 2014 年被駁回以後，我們發表了這份[聲明](#)，否定訴訟中的指控，並為我們牧師的正直辯護。在這裡，我們將針對許多人曾表達過的主要問題和疑慮，以及一些人對這些事的誤解進行解釋。

很多人的印象是，性侵害在 Sovereign Grace 教會中廣泛存在。這不是事實。2012 年針對 Sovereign Grace 的訴訟，控告涉及兩間教會多年前發生的性侵害。沒有其他 Sovereign Grace 的教會在訴訟中被提及。雖然一起性侵害就足以令人痛心，但把性侵害描述成在 Sovereign Grace 教會中廣泛存在，是完全錯誤的。悲哀的是，這種可怕的罪在我們的文化裡卻並不罕見。我們看到牧師和教會成員被這種錯誤印象污衊，很是悲傷。

有些人以為牧師們也參與了性侵害。這是不實的指控。回顧我們的歷史，沒有任何一個 Sovereign Grace 的牧師曾經犯有性侵罪，更別說被起訴或被定罪。在上述的民事訴訟裡，兩位牧師所涉及到的指控是一些之前從未被報告過的性侵害。這些指控經警方和教會調查，無一被證實，也沒有刑事起訴被提出。這些牧師立即公開否定這些指控，我們堅信這些指控是錯誤的。

有些人指控 Sovereign Grace 協助掩蓋兒童性侵害案件。這也是完全錯誤的指控。一些民事訴訟相關的細節如下：

- 這不是一個由官方起訴、針對性侵者們的刑事審訊，而是一個針對牧師和教會、尋求經濟損失賠償的民事訴訟，和過去對性侵害事件的處理有關。
- 訴訟是 11 名原告起訴牧師、兩間教會，和 Sovereign Grace。
- 在 11 位原告中，5 位原告所起訴的涉及性侵害的案件已經在幾年前上報過，並由警方處理。
- 另五位原告所指控的性侵案，據稱是發生在幾年以前。這些控告的內容十分轟動，但不論是在執法部門還是在教會的調查中，都從未被證實。這些調查最後都沒有導致刑事罪名的起訴。我們深信這些控告是虛假的。
- 最後一位原告聲稱受到 Nathaniel Morales 的性侵。Nathaniel Morales 是現在已被判刑的戀童癖者，他在民事訴訟之前就因其他受害者的舉報而被警方逮捕。下面我們會對他的案件做更多的說明。
- 總而言之，盡我們所知道的，與民事訴訟中的原告有關且被確認的性侵案件（Morales）中，只有一起是事發幾年後才被報告的。
- 至於對共謀的控告，僅僅只是想法就足以讓人不可接受。此外，在民事訴訟中被指名的一間教會，它的一位牧師在 2016 年公開聲明，對兒童性侵事件勾結包庇的指控進行回應：「我們從一開始就否認那些罪名和指控。不僅如此，我們還雇用了一位獨立調查員查看那些控告。調查員的結論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共謀或阻撓曾經發生。」的確，若我們曾察覺到任何隱藏性侵，或保護性侵者的企圖，我們就會立即報告給警方。

據說，針對 Sovereign Grace 的訴訟之所以被駁回是因為一個法律上的技術性問題。 這句話大體上正確，但卻具有誤導性。需要重申的是，訴訟的細節很重要。

- 民事訴訟在 2014 年 9 月被駁回，主要（但不僅僅是）因為訴訟期限已滿。
- 即便如此，值得註意的是，民事訴訟期限並不保護犯罪的性侵者或包庇的共謀者。如果執法部門發現對 SGC 牧師們性侵或共謀的指控屬實，這些人會受到刑事公訴，不再考慮民事訴訟。沒有性侵者或共謀者會因為訴訟的駁回而逃掉司法制裁。

- 訴訟期限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它還是一項具有保護性的法律規定——保護當事人免於受距事實多年後所偽造的指控而被定罪。我們相信它在這次民事訴訟的情況中反應了這條法律的保護精神，即使這意味著控告的是非曲直在訴訟的情境中沒有被充分地裁決。那些控告之前一直沒有被提出，也沒有確證。
- 再一次說明，上述的訴訟尋求的是因指控勾結包庇性侵而產生的經濟損失的賠償，並不包含刑事指控。正如上文中所記，其中一間在訴訟中被指名的教會進行了獨立調查，我們在這裡重複他們一位牧師所做的公開摘要：「我們從一開始就否認那些罪名和指控。不僅如此，我們還雇用了一位獨立調查員查看那些控告。調查員的結論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共謀或阻撓曾經發生。」

有人把 SGC 經歷的性侵描述成一個「醜聞」，並將它與現代性侵醜聞中的可怕案件作比較。這種描述是既不了解情況、又不負責任的，並且嚴重損害了無辜教會和牧師的名譽。同時，它也是錯誤的比較。這些問題的根結在於一個已被判刑的戀童癖者的案件——在大約 30 年前，Nathaniel Morales 作為我們其中一間教會的會友，對受害者進行性侵。他的案件細節重述起來令人痛苦，但這些詳情與一些人對 SGC 的錯誤印象相關。

- Morales 的性侵事件發生在 1980 年代，他當時在一間 Sovereign Grace 的教會裡聚會。Morales 從來不是 Sovereign Grace 教會中的牧師或工作人員。
- 根據法庭證詞，在 1992 年，一位牧師和其中一位受害者（彼時已是成年人）的家長當面和 Morales 對質。Morales 否認控告，隨即離開教會，並逃離該地區。
- 作為教會獨立調查的結果，一位牧師在 2016 年公開如下的報告：「只有兩起事件被不同的牧師得知。一位家庭成員找到一位牧師，在此情境下他們和 Nate Morales 開始有互動。這位牧師後續隨訪這位家庭成員，詢問是否要進一步處理此事——即「你是否願意報警？」。這位家庭成員回答說：不，他不願意。另一起事件中，一位牧師沒有得到直接的細節信息，而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信息，受害者在事發很多很多年後才談論的這些細節。」

- 儘管這些牧師關懷的心意是好的（法律沒有要求他們必須報告這些事件），事後可以清楚地看見，當時的判斷有重大失誤。不論當時情境如何，或受害者不願意，性侵事件都應該被報告。
- 最後，很重要的是：儘管這些事件讓人痛心，但把它與當今性侵醜聞做比較，完全是錯誤和不負責任的。我們再次聲明：沒有牧師涉及性侵，也沒有人故意隱藏事實或包庇性侵事件。

Sovereign Grace 被指控經由一項「不報告性侵的政策」來保護性侵者。這不是事實。在這裡，我們需要仔細做一些區分：

- 在訴訟所涵蓋的時間段裡，SGC 作為一個機構，對這些問題並沒有一份正式規範的指引，自然也沒有「不報告」的政策。現在看來令人遺憾，但正如過去幾十年來很多機構和教會一樣，SGC 和它的教會缺乏規範性的政策來針對這些情況做適當的指導。
- 除了缺乏一份正式的政策，我們留意到，從 1980 年代開始直到現今，我們教會中的性侵事件都向警方報告，包括民事訴訟中所提及的事件。這不是說我們的牧師在過去處理每個情況的方式會與他們今天處理的方式相同（例如，上面提到的 Morales 家的情況）。在過去 30 多年來，我們的教會（當時接近 100 家）盡力去關懷和保護它的會友——我們確保當局的參與、履行相關的法律責任、並在困難的處境下尋求專業法律顧問的幫助。
- 至於對受害者的關懷，我們願意承認我們在過去 30 多年間學到了很多。雖然這樣的情況並不經常發生，但我們有做得不好的時候，這些「不好」絕不是惡意的。回顧從前，我們為此感到遺憾，多希望我們之前能做的更好。
- 我們很努力在改進，特別在過去的十年間——我們多希望這些進步發生得更早一些——我們為我們的牧師們加強有關性侵的知識、提升警覺，還有如何關懷受害者的能力。同時，Sovereign Grace 免費提供給它的教會全面的安全系統。這套系統是由一間致力於預防性侵害的前沿機構 MinistrySafe 設計的。我們對每一位牧師強調向警方報告性侵指控、優先關懷受害者的必要性。我們盡力達到每間教會都嚮往的目標：為我們的孩子們和我們的全體會友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有些人控告 C.J. Mahaney 參與保護性侵者，並創造了一種使性侵得以持續的「文化」。這兩個指控都是錯誤的。考慮到在過去幾年裡針對 C.J.的攻擊持續不斷，我們認為做出如下說明十分重要。

- 作為那些已經認識 C.J.並與他同工幾十年的人，僅僅是性侵害的概念就足以令他憎惡，這也確實是任何一個敬畏上帝、熱愛福音的人所共同憎惡的。就如許多擁有共同異象的牧師們一樣，C.J.的生命和事工見證著一個人對他救主的熱情，對他家庭的付出，和數十年來對福音事業的忠心服侍。人們誹謗 C.J.，並以最惡毒的情況來想像他，尤其還有人認為是 C.J.的緣故才導致性侵案件的持續，這令我們十分悲傷。
- C.J. 對 1990 年代聽說過 Morales 的罪行這件事完全沒有記憶。他已經誠實地說明，如果當時是他接到報告，他很可能也會像那位協助處理的牧師一樣，聽從那位成年受害者和他父母的決定。他還強調，現今我們對兒童捕獵者及性侵害的特點有更多的了解，他將絕不會採取同樣的處理方式。
- 至於那些對「教會文化」的控告，這更是一種遠離真相的想法。在上帝的恩典之下，C.J.所促進建造的，是一個熱愛福音、榮耀基督、追求聖潔的教會文化。他帶領的教會雖不是完美的教會，卻是一個忠信的、健康的、多結果子的教會。指控 C.J.和牧師們在當時創造了一種能引發性侵、允許性侵者的文化，這不單單是錯誤的，更是荒謬的。

在過去的六年間，SGC 在艱難的情況下處理這些針對我們和牧師們的指控。在事發幾十年後，討論這些涉及痛苦情景的複雜細節十分困難。並且在回應性侵受害者虛假指控的時候，我們很難不表現出防衛性，更糟的是，很難不顯得對性侵受害者缺乏同情。這份聲明的細節背後是真實的受害者，他們的人生已經受了傷害。對於在 Sovereign Grace 以外的受害者來說，哪怕只是聽到這些細節就能勾起痛苦的回憶，更能想象到他們的憤慨。這令我們省思，並且，就如每個追求榮耀基督的教會和宗派一樣，SGC 致力於追求用最高的標準來保護我們的會友，特別是我們的孩子們。

然而，這些對 SGC 和它的牧師們的公開指控迫使這份更詳細的回應成為必需。某份已經發表的關於 Sovereign Grace 的敘述，它即不屬實也不公正，並且損害著牧師、教會成

員，最終損害的是基督的工作。我們希望這些詳細的說明能有助於修正那份敘述。我們相信一部分人讀完這份文件將會受到安慰或被說服；我們明白有些人不會有同樣的看法。儘管如此，我們已經真誠地作出了努力，我們也期盼，這次的回應能成為最後一次公開對這些指控的細節作評論的回應。

Sovereign Grace 教會的會友們，我們為你們對基督的愛、對牧師們的信任、以及對當地教會的忠心而感恩。其他教會的基督徒們，我們希望你們能看到，就像你們自己的教會一樣，Sovereign Grace 是由一群有瑕疵、但卻被主赦免的罪人組成，他們追求榮耀主，並且力圖看見福音在這世界被傳揚。對於每一位在讀這份聲明的人，希望你們都能了解，SGC、它的牧師們、會友們，和你們一樣恨惡性侵的罪，並和你們並肩投入於保護身邊的人，讓更多人免於被這種罪惡傷害。

Sovereign Grace Churches 領導團隊